

SHUI

QING

LIAN

ZHUANG

水清莲壮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水 清 莲 壮

编著 莫之棧

插图 覃树林 陈以忠

装帧 二 火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九月，丰产垌的莲花塘里，水清莲壮，美丽极了。大张大张的莲叶，有的浮贴在水面，供青蛙当船坐，有的高高地撑起来，供鱼儿当罗伞使。莲花儿更是好看，有红的，有白的，开放的象火炬，未开放的象红缨枪，风一吹，许许多多的花瓣儿散落水面，象数不清的小船在漂流……

“红星闪闪亮，照我去战斗……”前进小学一分队的红小兵，唱着歌儿，向美丽的莲花



塘走过来了。走在最前头穿红背心的那个，是红小兵分队长李小东。走在末尾扎着羊角辫的那个，是分队副杨兰兰。李小东十一岁。杨兰兰九岁。他们领着十多个小伙伴来到莲花塘边，脱了外衣长裤子，一个个卜咚、卜咚地跳到塘里去，吓得那些坐在莲叶上的青蛙，也“乒乒蹦蹦”地窜到水中去了。



李小东潜到水底，摸索了好一会，两只手各拿着一只大蚌，踩着水浮起来，把大蚌高高地举出水面，大声喊道：“同学们，好大的蚌呵！”

说着，将

大蚌往塘塍上的一只木桶里一掷，就象打小篮球投篮得两分那样，大蚌“咚”的一声落到木桶里去了。李小东把两只大蚌都掷进了木桶，转过头来一看，有七、八个小伙伴已经游到塘中间的莲叶丛中，抢着拗莲花玩。李小东游到浅水处站着，挥着两只又黑又结实的小胳膊说：



“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到莲花塘来，不是玩，是过队活动日。完成了任务，还要参加批修批资总体战哩！”分队副杨兰兰这时也摸到了一只螺和一只蚌，她补充说：“对，还要巡垌，看有没有人违犯我们昨天公布的通告。”

红小兵听了两位队长的话，都纷纷丢了手上的莲花，一个个象鸬鹚一样，潜入水中，摸螺找蚌，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。

莲花塘的螺蚌又大又多，加上这十几个红小兵水性又好，没用半天的工夫，他们就抓到了满满两桶螺和蚌。李小东宣布战斗结束了。一个叫陆勇军的红小兵说：“小东，提前完成任务了，我们再捉一会儿迷藏吧！”

陆勇军的提议马上得到好几个小伙伴的附和。因为在莲花塘捉迷藏，是最过瘾的，把头藏在刚撑离水面的大莲叶下，叫你找半天也找不着……

李小东说：“捉迷藏我也瘾。但今天还有巡
垌的任务，大家赶快上岸吧！”红小兵们纪律性
可好啦，听队长这么一说，都很快地上岸来了。

大家刚换了衣服，李小
东忽然说：“你们看，有人
钓田鸡来了！”

大家抬头一看：果然，
田垌那边，有一位身体挺壮



实的老头，身挂大篾笼，手持长钓竿，乐颠颠地朝莲花塘走来了。

“没错，是钓田鸡的。看，他斗笠上还罩着个小捞网呢！”陆勇军说。

“哟，好象是兰兰的舅父哩！”李小东又说。

杨兰兰把小手搭在前额，看了看，脸儿刷地红起来说：“真倒霉！他偏到这儿来出丑，叫我给他陪羞了。”

李小东说：“兰兰，这有什么陪羞？他是他，你是你。他来了也好，先对自己的亲人‘开刀’，我们的通告就更能服人了！”

杨兰兰一听，摸着脖子笑了，脸蛋上现出两个圆圆的酒窝来。李小东马上叫大家坐下来开个“战前会”。

红小兵们的“战前会”还没有结束，杨兰兰的舅父张明兴老汉走过来了。他五十多岁，长着两撇严肃的胡子。只要看他那根黑里透亮的



钓竿和那个滑溜滑溜的篾笼，就知道他是个抓田鸡、捕鱼的老手了。他一见兰兰，两撇胡子显得更严肃了，责备说：“兰兰，你星期天不帮家里做点事，倒上这儿玩水来了！”兰兰噘着小嘴巴，不理他。他一眼看见塘塍上放着满满的两桶螺和蚌，两撇严肃的胡子忽然挂满了笑意，接着称赞说：“呵，原来你们是用来抓螺抓蚌

的，抓了不少呀！来，我教你们。”他在桶边蹲下来，拿起一只大蚌，比划着说，“这蚌比螺好，用热水一烫，它们就都张开嘴巴了。你们把蚌肉摘出来，放到大竹筛上晒干，拿到圩上卖，每斤能卖一块五！”

李小东说：“我们可不是为了卖钱。我们是送给生产队养猪场的！”

“送给猪场干嘛？”张明兴老汉说。

“煮螺蚌粥喂母猪呗！”杨兰兰响亮地说。

“能卖钱的东西，拿去喂猪，太可惜了！”张明兴说。

李小东说：“才不可惜哩。饲养员二婶说，有几窝猪娃大便秘结了，用螺蚌熬粥喂母猪，一来能增加奶水，二来能治猪娃大便秘结。”

张明兴说：“那也得叫生产队多记点工分给你们才合理！”

红小兵们齐声说：“我们一个工分也不要！”

张明兴老汉讨了个没趣，不说话了。他在塘边拔了一根茅草，从篾笼里抓出两只田鸡，照腰间绑好，送到兰兰面前说：“兰兰，这两只给你，拿回去！”



杨兰兰歪着身子，噘着嘴巴说：“我不要！”张明兴笑咪咪地说：“怎么不要？别看这田鸡皮斑斑的，它肉甜骨脆，顶好吃的！拿回去包你今晚多吃一碗饭哩！”

这时，李小东的那双大眼睛滴溜滴溜地转了几遍，又向兰兰眨巴了几下，然后插嘴说：“兰兰别要，这两只田鸡太小了，他舍不得把最大的给你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张明兴笑着把那两只绑好的田鸡解开，放回笼子里，然后把笼子从身上取下来，顶乐意地送到兰兰面前说：“你自己抓，喜欢哪只就抓那只。抓出来舅父给你绑好。”

李小东说：“兰兰，我帮你挑，抓两只最大的！”他把箴笼抢过来，从箴笼眼窥看着里边说：“哟，真多呀！怎么每只田鸡的下颌老是抽动着的是不是饿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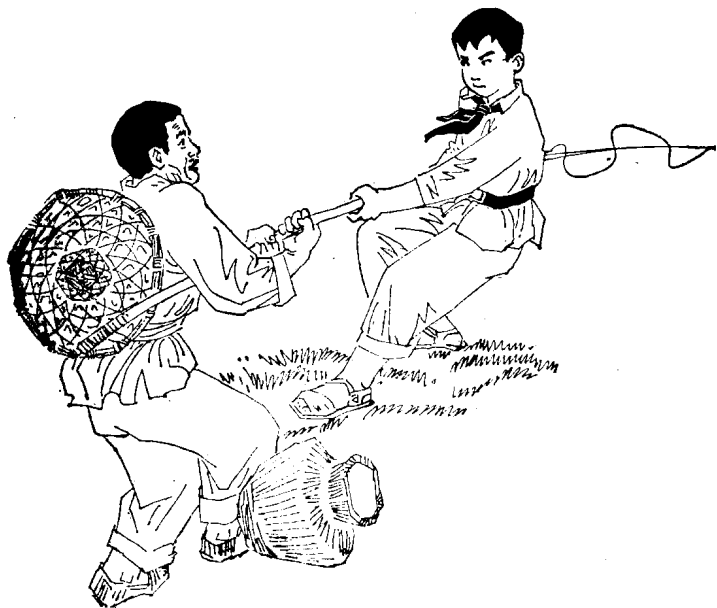
张明兴听了，笑得两撇胡子都翘起来。原来下颌不停地抽动，是田鸡的惯性。张明兴风趣地说：“它们隔水久了，口渴哩……”

张明兴的话还没说完，李小东已经把笼盖揭开，并用手掌朝笼底狠狠一拍。霎时间，一笼子田鸡都争先恐后地跳到莲花塘里去了。

张明兴见李小东放走了田鸡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一钓竿朝李小东打去。李小东急忙一闪身，就势把钓竿尾抓住，严正地说：“你敢打人？我

先拗断你的钓竿！”张明兴一听，心怯了。陆勇军在旁边说：“你不是说田鸡都口渴了吗？不把它们放出来喝水，岂不是都渴死啦！”

红小兵们一个个笑得直揉肚子，连杨兰兰也笑出眼泪来了。



张明兴涨红了脸，脚顿着地面，指着李小东高声叫骂着：“没想到你这小子这么坏！亏你爸当生产队指导员，对你没半点教育，我找你爸赔我的损失去！”

李小东说：“赔你什么损失？”

张明兴唾沫纷飞地说：“我三十多只田鸡，起码能卖三块钱，这笔损失一定要你爸赔！”

李小东说：“你钓田鸡使我们队受的损失更大，我们先要你赔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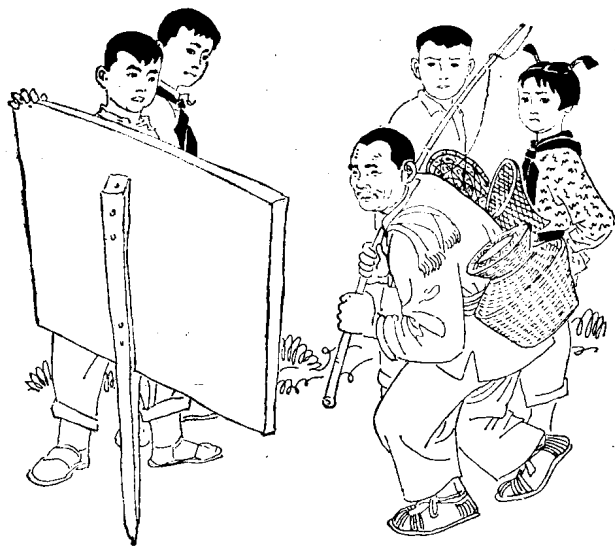
张明兴说：“我钓田鸡怎么使你们队受损失啦？”

李小东说：“怎么不损失？一只田鸡一年能吃掉一万五千只害虫，这么多害虫要损害多少庄稼？你抓一只田鸡一年就损失几十斤粮食，这笔损失够你赔哩！”

张明兴挥着手说：“你这小子做了坏事，还要滑头呀，跟我到你爸面前去说！”

张明兴越是暴躁，李小东越是沉着，他正色地说：“谁耍滑头？最近开展批修批资总体战你不懂吗？勇军，到垌里把队里的‘通告牌’搬来给他看看！”

陆勇军马上跑到丰产垌的路口，把“通告牌”扛来，插在张明兴老汉面前，一字一句地



念道：“前进小学红小兵大队部为配合大打批修批资总体战，特作通告：一、各种青蛙都是对农作物有益

的动物，人人有责任保护。自本通告公布日起，严禁捞蝌蚪、捕青蛙、捉田鸡。对初犯者，批评教育；对重犯者，在生产队政治夜校开展辩论；对敌人的破坏坚决打击。”

通告还没读完，张明兴就打岔说：“谁让你们红小兵搞什么通告？”陆勇军说：“公社广播、大队开会，严禁捕捉田鸡，象你这种人偏不入耳，我们红小兵当然要搞通告罗！”张明兴说：“你们这通告没有盖大队公章，根本管不着我！”

李小东说：“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，响应党的号召，积极参加批修批资总体战，凡是危害社会主义的行为，都要管！”

张明兴老汉完全气馁了。他捡起箴箴说：“我懒得跟你们磨牙。”边说边想走了。

杨兰兰赶过去扯着张明兴的衫脚说：“舅父，你现在还不能走！”张明兴回过头来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怎么不能走！”杨兰兰说：“你的钓竿、

簾笼和捞网还没放下呢！”张明兴突然又大声起来了：“你们想搞什么名堂！”说着挣脱兰兰的手就想走。这时，李小东一挥手，红小兵们马上把张明兴团团围住。张明兴见实在没法脱身，只好

